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

艾·王德威尔得著

(供内部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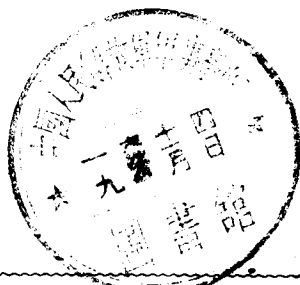


2 023 8831 7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

艾·王德威尔得著

馬清槐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Émile Vandervelde
SOCIALISM VERSUS THE STATE

Translated by Charles H. Kerr
Charles H. Kerr and co., Chicago, 1919.

根据芝加哥查理·凯尔公司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英译本译
译。原著以法文出版。原著名称是 *Le socialisme
contre l'état*, 一九一八年巴黎版。
(593) 335/v241)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

〔比〕艾·王德威尔得著
马清槐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3×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frac{5}{8}$ · 字数 110,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18 定价(七) 0.60元

印数 0,001—3,000

出版者說明

王德威尔得的这本书，列宁把它同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看成一丘之貉。他在写完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之后，特地写了一个附录，对这本书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見《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00—306頁）。列宁在这里說，“他們两人都以老练的記者的手腕，用馬克思主义的辞句‘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投降资产阶级的的事实”，只不过是王德威尔得的“机会主义比較圓滑，不那样笨拙，伪造馬克思主义也伪造得更巧妙”。

王德威尔得（一八六六——一九三八年）是比利时工党领导人，曾經担任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他同考茨基一样，都不仅在國內有影响，而且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有一定影响。所以列宁称他是“在拉丁語系国家——在相当程度內可以說是西欧一带（就是說：德国以西一带）——占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典型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持护国主义立場，宣揚社会沙文主义观点。大战一爆发他在各国叛卖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第一个参加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內閣，以后历任国务大臣、司法大臣、外交大臣等职。他对十月革命抱极其仇視的态度，积极促使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并且在一九二二年到莫斯科去为反革命的右翼社会党人出庭辯护。第二国际破产后，他和其他右翼社会党人一起，力图恢复第二国际，以此作为反苏反共的中心，并且积极反对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反法西斯主义統一战綫。

这本书是王德威尔得在一九一四年写成的，因为战争关系，到一九一八年才改定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几年，正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群众革命情绪十分高涨的年代。尤其是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在这样的情势下，王德威尔得在这本书里不是号召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否认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实行镇压，宣扬建立所谓“人民的劳动国家”，为资产阶级国有化吹嘘捧场、涂脂抹粉。但是王德威尔得比考茨基来得“高明”，他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地正面表示自己的立场，“用粗笨的、抽象的、肆意贗造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截去”，而是尽量耍花招、掉枪花，用迴避问题、偷换论点等办法转弯抹角地说明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仍然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截去”。所以，它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毒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全民国家”、“和平过渡”等谬论，同这里提出的并为列宁所严厉批判过的论点不仅精神完全相通，连形式上也有极多相似之点。

本书据一九一九年芝加哥出版的英译本转译。英译本页次，现在附印在中译本页边空白上，以便读者在需要时查对译文。

目 次

序言	1
导 論	6
I. 改良主义社会主义	13
II. 革命工团主义	16
III. 社会民主主义	27
第一部分 夺取政权	35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夺取公共权力	40
I. 对选民施加的影响	41
II. 对当选的議員施加的影响	52
第二章 議會政治的破产	63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行动	66
I. 对資本主义的反抗	68
II. 从外部施加的压力	71
III. 新制度的形成	75
IV. 无产阶级的取得政权	77
第二部分 生产資料的社会化	83
第一节 公营公司	93
第二节 公用事业的自治权	98
第一章 財政自治权	99
第二章 行政自治权	103
I. 普魯士煤矿管理机构	103

II. 国营铁路公司·····	104
III. 比利时的国营铁路系统的计划·····	109
第三章 工人力量的自治 ·····	111
I. 比利时 ·····	114
II. 法国 ·····	116
III. 英国 ·····	117
IV. 概述和结论 ·····	119
第四章 社会主义和国营企业 ·····	126
第五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 ·····	134
译名对照表 ·····	140

序 言

5

当这本书就要写成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我把原稿带到恩佛尔，后来又带到奥斯坦德和阿弗尔。我的一位同事看见了这部原稿，读过以后，劝我赶快把它出版，不要再等了。我考虑了一下，就听从他的劝告：一九一四年使我关心的問題仍然成为問題。相反地，在和平到来以后，由于战争遗留下来的沉重經濟負担，这些問題将以較前强大百倍的力量表現出来。

我的論点实质上是說：我們应当防止把社会主义同国家統治主义 (Statism) 混为一談；政府垄断机构和国营企业的建立可能往往是由于技术或財政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与劳工和社会主义的要求无关；陆海軍預算的激增也許是这种国家統治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国家的日益加强控制，如果不輔以国家的政治組織和各种工业部門的社会組織方面的相应的变革，将带有一种包含严重弊害的性质。 6

如果这种說法符合战前的情况，那它就更符合目前的情况。

公債的旋渦一天天地越旋越深。战后的財政将要求在一切国家建立新的国家垄断組織。利害冲突的实际需要已把大多数的主要工业部門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公众的心目中，政府的这种夺取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似乎是比较以往任何时候更像应用和实现社会主义原則。

例如，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当迈克利斯的前任巴托茨基在德国实行“經濟独裁”的时候，人們也許在《洛桑报》(«Gazette de

Lausanne)上讀到过下面这篇文章: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經濟独裁本身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帝国从战争开始以来逐渐地和毫不停頓地向之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峰。适应战争需要的工业組織，接着是德尔布魯克博士所想像的各种购买和分配商品的团体的建立——
7 这些都是在实现卡尔·馬克思的理想的过程中經歷的阶段。最后，經濟独裁，即在国家监督下对全体人民的食物分配，标志着終点。
这是绝对的国家統治主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依靠共同的意志，既沒有經過討論也沒有求助于議会的領袖，就在几个月之內彻底推翻了一个資本主义的組織。現在德国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只有李卜克内西才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現在蹲在監獄里！

这个决定性的經驗的意义在将来一定是很巨大的。事实上，过去被称为空想的理論已經产生了使帝国免于經濟崩潰的影响，并且，由于德国人的著名的組織气魄，这些理論一定会被所有的經濟学家认为是財政結構的一个宝贵基础。

虽然帝国最初是由于甚至在德国都沒有人想到会存在的大宗物品而得到拯救的(实际上，每一种严密的經濟組織只有依靠丰富的物品才能发生作用)，而它未来的經濟安全却将得力于社会主义理論的应用。”

8 不管一家从来沒有被认为是贊成社会主义理論的報紙对社会主义表示的这种尊敬多么有趣，我們也不能同意它的說法而沒有多种多样的保留意見。

固然，“經濟独裁”、軍需工业的征发、国家对社会活动主要部門的扩大控制等这样一些事实，給工业社会化的提倡者提供重要的論据；但是在这自称的社会主义、这种战时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間，存在着社会成員生活的独裁主义組織和民主主义組

織之間的一切差別。

我們所能指出的是：當人們有必要把全國的努力發揮到最大限度時，私人創議的制度就讓位於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協調的制度；此後我們可以預料，一等到戰爭結束，為了財政的緣故，國家壟斷組織的數目將有所增加而不是減少。

的確，可以試設想一下，在以後的幾年里所有的交戰國的預算將變成怎樣。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新維也納報》（«Neues Wiener Tageblatt»）的一篇文章里，伊·耳·博士把歐洲主要國家目前的財政狀況概述如下：

歐洲交戰國的負債表

四國同盟及其盟國

	一九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一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
	（單位：百萬克朗）	
英國·····	15,624	83,424
法國·····	32,787	87,169
俄國·····	25,731	96,000
意大利·····	15,586	38,051
羅馬尼亞·····	1,715	2,715
比利時·····	3,734	?
塞爾維亞·····	900	?
葡萄牙·····	3,833	?

中歐同盟國及其盟國

德國·····	5,910	74,510
奧匈帝國·····	12,954	47,454
保加利亞·····	1,029	5,029
土耳其·····	4,180	9,180

自然，这些数字只有一种相对的价值。例如，它們沒有考虑到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国債只代表这些国家的真正債務的一小部分。可是这些数字足以证明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为了支付这些巨額債款的利息，还必须找到一些肯定不是单纯稅收所能充分提供的財政資源。

在埃德加·雅菲所写的于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国民經济与战争》(«Volkswirtschaft und Krieg»)^①这一重要的小册子里，作者坚持这种所有最大胆的人在战争爆发时所不敢設想的財政努力的必然后果。

尽管德国的实力是足以夸耀的，雅菲却并没有陷入对未来的幻想，并且看出他的国家在商业和工业范围内所必须克服的困难，比起財政領域內的困难来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他补充說明，我們不能指望靠一項直接稅来解决问题。必须单独考虑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企图去滿足私人的利益。**必须依靠国营垄断組織的建立来获得資源。**根据邮局、帝国銀行、铁路、消費合作社等等在战前提供的經驗，不难断定垄断組織是完全可以建立的并且是有利可图的。国家将保留全部利潤。谷物、木材、銅等等的貿易将由公共的或半官方的組織出資經營。国家将經營一个电业和电力的垄断組織。

所有的人，特别是这种傾向促使其心怀恐惧和努力抗拒的成千上万的人，都相信其他的国家，首先是英国此后将同德国一样大胆地或比它更加大胆地走向“国家加强控制”的道路。

当然，战时集产主义的一部分将随着战争一起消失。可是，除了仍旧会被保持的国家垄断組織以外，还必须設立其他的这种組織。国家将日益确立它对大企业的联合工厂、联营組織和托拉斯

^① 土宾根莫尔书店一九一五年版，特別參閱第6、24、25、26頁。

的控制。国家机关所经营的工业部門将逐渐增多。由于这些工业部門的发展，我們在这本书里所研究的并用它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一标题概括起来的问题，即以事物的经营管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代替以权力和对人的治理为基础的国家統治主义的问题将越来越显得迫切。

战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将表现为国家統治主义的范围的过分扩大。但是，这种发展本身同时也将使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发展更为容易和更为必要。

、 艾 · 王 ·

導 論

誰都知道或者至少聽見人家談起過斯賓塞的那本分量不大的書《人反對國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當我把這些漫談稱為《社會主義反對國家》的時候，我沒有忘記斯賓塞挖空心思想出來的那個用來反對社會主義的書名。

目前，當國家由於戰爭或戰爭造成的沉重的財政負擔而越來越抓緊大工業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感到重要的是要反對這種連有些社會主義者都沒有能夠擺脫的十分普遍的傾向：把社會主義同國家統治主義混為一談，認為在擴大國家權力的過程中含有集產主義的許多局部的勝利，以為只要促使地方所有權和國家壟斷組織的發展貫徹到底，就足以保證社會主義的前途。

正是這種風行一時的觀察問題的方法，在許多人的心中產生了反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根深柢固的偏見。

比如說，很多人雖然從來沒有徹底研究過社會主義，卻認為福樓貝爾用來描繪革命宣傳家和未來警察局密探塞涅卡的心理的這幅漫畫就是社會主義的寫照：

“他已經確立了一個合乎道德的民主政治的理想，這種民主政治具有由一片小農場和一座紗廠構成的雙重形態，一種美國的斯巴達，在那里，個人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對於一個比西藏活佛和尼布甲尼撒^①那樣的人更加擁有無限力量的、絕對的、永遠正確的

① 公元前六世紀的巴比倫王。——譯者注

和神圣的社会作出貢獻。”

而且，即使在学术界，这种思想也还頗有地位。你只要打开勒魯瓦-博利厄的那篇論政治經濟学的論文，就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你会发现下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它利用国家强制、即通过条例或課稅实行的强制，在人們中間推行一种比在純契約自由制度下自发产生的状况較為平等的状况。”

接着，他又說：

“而且，孤立的个人或家庭今天成为許多自願和自由的組合的一部分；不同的社团具有文化的、精神的、物质的、金錢的等等不同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将規定一切生产，担負起減輕一切不幸和教导所有的人的責任，在那里，个人将毋需再参加任何这种形形色色的慈善的关系。既然摆脱了对于別人的具体責任，并且在供应一切的、全能的国家面前丧失了全部的主动性，他将比今天更加成为人类的一粒尘埃。”

由此可見，对于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來說，社会主义和国家統治主义几乎是同義詞；社会主义就是結果由国家不但吸收每一个个人而且吸收每一个自主的或独立的集体的国家統治主义。 15

但是，如果我們請教社会主义者，特別是請教曾對現代社会主义的理論发展以及对参加国际的各国党的原則与綱領的宣言起草工作发生重大影响的恩格斯和馬克思这两位理論家，所得的答复就会完全不同。

事实上，对于馬克思主义者來說，社会主义非但根本不同国家統治主义相混淆，而且是它的对立面。它的終極目的不是国家的无限权力，却反而是国家的廢除。

恩格斯在他于一八八四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这本著作里，做了馬克思本人生前未能完成的工作，用一篇通俗性的論文總結了他們共同研究的成果。在这本书里，他說：

“所以，国家并不是永远存在的。有过这样的社会，那时不曾有国家，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在經濟发展必然同社会分为各个阶级这一事实相结合的一定阶段上，国家成为这种阶级区分的必然結果。現在我們正在以急速的步調接近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是必然，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因此这些阶级正如它們过去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样，是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消灭。根据生产者自由平等的結合来重新組織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适得其所的地方——古物陈列所里，而与紡車和青銅斧并列在一起。”^①

这段文章說得清清楚楚，完全无瑕可击；正如这个理論的大师們所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因此不是**国家統治主义的**，而相反地是**反国家統治主义的**。

那么，一般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怎么会同它的主要理論家們所教导的内容恰恰相反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把刚才引述的那段文字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其他段落作一比較，从而彻底弄清楚他們的思想；因为其他段落所討論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終目标，而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这样我們就会看出，如果說他們希望在社会主义获得胜利以后“把国家机器送到古物陈列所去”，他們就是希望工人們掌握这种机器，并且使它在被抛弃以前为工人們的利益服务。

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的下列几段文字中解释得很清楚：

“共产党人（我們今天應該說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目的是

^① 參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66—167頁。——譯者注

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①

17

接着又说：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并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1. 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79页。——译者注

18 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軍，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实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①

我们现在能够明白，按照你从社会主义的当前目标或最终目标着眼，社会主义可以怎样被认为是国家统治主义的或非国家统治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可以概述如下：

- 19 1. 从国家权力、国家政权和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的意义来理解，国家是社会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产物。“为了使这些对立，这些经济利益相互矛盾的各阶级，不要在没有益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入‘秩序’之中的力量，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个从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89—491页。——译者注